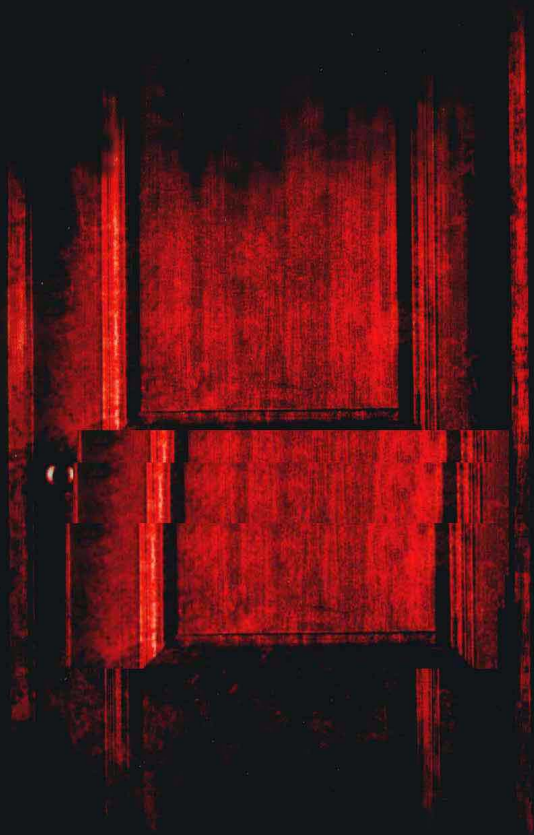


门

不要随便推开一扇半掩的门，
它也许会是你的噩梦开始的地方。



周德东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门

不要随便推开一扇半掩的门，
它也许会让你噩梦开始的地方。

周德东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·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门 / 周德东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6
ISBN 978-7-5470-1049-5

I. ①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14262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252千字

印张: 9.75

出版时间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春光

特约编辑: 雷同 汪敏

装帧设计: 伍奕

ISBN 978-7-5470-1049-5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惊悚小说是人类必读物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、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走进《门》，是一个恐怖迷宫

应该说，这部书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故事，而是一个立体的恐怖迷宫。

它是由恐怖小说家周德东和我们三个人共同搭建的。

不仅如此，还有你，一个似乎在局外的阅读者，必须有你的存在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参与，才能构成它恐怖的完整性。

读着读着你会发现，这部书把你牵扯进来了，把作者牵扯进来了，把张艺谋牵扯进来了，把活着的、故去的，众多不相关的人都牵扯进来了……

这个迷宫中，布满了太多的歧途和死路。

比如，每一章之前，都有一段文字作为导读。阅读时，为了连贯，你完全可以跳过它，因为看起来，它基本是独立的，和每一章的故事并无关联。可是，真的没关联吗？——恐怖藏在另一种含义中。

比如，这个故事里有很多诡异情节，却没有像其他恐怖小说那样，给予明确解答——恐怖藏在永远没有谜底的现象中。

比如，你可能认为，真实的鬼可怕，或者，虚伪的人可怕。这个故事却讲述了这样一个活物：他是一个伪装的人，却

不是精怪，也不是鬼魅，那他是什么？——恐怖藏在未知中。

比如，作者对命运的推演，纵横八千里，上下亿万年——恐怖藏在无极中。

比如，周德东最初的写作大纲和写出来的故事完全不同——恐怖藏在差异中。

比如，这部书的作者照片和配图，与故事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——恐怖藏在类似的一个个细节中。

比如，本书里有虚构的故事，也有真实的事件——恐怖藏在真真假假中。

比如，周德东并没有完成这部书，最后的两章是我们，东德周、韩浩月、龚潮燕写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——恐怖藏在一个个问号中。

比如，我们三个人怎么突兀地出现了？东德周是谁？韩浩月是谁？龚潮燕是谁？我们是真实的人吗？——恐怖藏在我们的陌生面孔中。

比如，我们告诉你，这部书的“协助”者，本来是四个人，我们一起帮助周德东先生策划和整理这部书稿，工作还没有结束，其中一个就无故退场了——恐怖藏在这个故事之外的事故中。

比如，我们告诉你，这部书的恐怖是多维度、多层面的，危险不仅仅只在文字中，它已经蔓延到了现实里，甚至爬到了你身边——恐怖藏在这个预言中……

因此，我们劝告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抗精神恐怖的素质，请放弃阅读。或者说，请放弃参与这个故事。

（东德周 韩浩月 龚潮燕）



Part 1

DOOR

第一部



一、白色婚礼

路上有很多人，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

这场面让我感到诧异，就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。

走过一个个岔路口，一座座立交桥，一个个地铁站，一家家夜总会，一个个商场，一家家医院，一座座酒楼……

日月沉浮。

我发觉，身边不断有旧人消逝，又不断有新人涌现。

我问身边一个强壮的男子：“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他说：“目的。”

一句废话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，说：“哥们，我到了，拜拜了。”

我转头一看，路旁出现一座坟茔，他一闪身就不见了。

我蓦地明白了，他说的不是“目的”，而是“墓地”。

我们都在朝前走。

印（一）

老天，不可阻挡地黑了。

楼房林立，街道纵横，人间的灯火星星点点。冷雨稀稀拉拉地掉下来，灯更红了，酒更绿了。

远方，黑黝黝的群山高低起伏。

这个城市叫西京——它其实就是那个你十分熟悉的城市，我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。

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，有一家酒楼，还在营业。整条街都是卖书画的，都打烊了，只有这家酒楼的红灯笼，在黑暗中幽幽地亮着，显得很孤独。

酒楼内在举行婚礼。

小型演出台上，挂着两块紫色的幕布，现在它们拉严了，像一扇紧闭的门。幕布上方，挂着一个条幅：

撒尔幸 顾盼盼

新婚大喜

新郎冒雨接新娘去了。

现在，两个司仪在招呼大家。他们一个矮胖，一个瘦高，看上去都是大学生。他们穿着白色中山装和西式裤，风纪扣系得严严的。

六桌宾客，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

胖司仪笑眯眯地说：“一会儿，大家要吃好喝好。太匆忙了，招待不周，多多包涵！”

一个染绿发的青年问：“我们都不知道撒尔幸什么时候恋爱的，怎么突然就结婚了？神速啊。”

胖司仪说：“新娘叫顾盼盼，撒尔幸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，都一年了。”

绿发青年又问：“可是，为什么选择这么晚的时间呢？”





胖司仪有些不好回答：“撒尔幸做事，总是与众不同的……”

绿发青年笑了，说：“他选择的女友，肯定也和正常女性不一样了。”

胖司仪愣了愣，看了看瘦司仪。

绿发青年立刻意识到，“正常”这个词味道不对，就改口道：“我是说，他选择的女友，肯定也和平常女性不一样了。”

瘦司仪很不高兴地飞了绿发青年一眼。

一个染红发的青年高声问：“洞房在哪里啊？一会儿，我们的嘴巴吃饱喝足了，耳朵还闲着呢。”

胖司仪又看了看瘦司仪，犹豫起来：“这个……”

红发青年说：“哈哈，总不能天为被地为床吧！天气预报说了，今天是一宿关门雨。”

瘦司仪打圆场说：“根据新郎新娘的嘱咐，洞房地点暂时保密。”接着，他岔开了话题：“哪位有什么需要，立即招呼我啊。平时，大家都是哥们，今天不同，我是你们的服务员。”

雨越下越大了，远天偶尔还有闪电，却不闻雷声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有一条野狗，始终蹲在马路对面的黑暗中，朝窗子里冷冷观望。灯笼映在它的双眼里，闪着两点残忍的红。

偶尔有人举着伞，骑着自行车，匆匆经过。

它一动不动。

雨水浇在它的身上，它却不逃避，全身的灰毛都湿透了，顺溜地伏在身上，看上去光秃秃的。

也许，它是一条疯狗。

也许，它根本不是狗——假如，一只狼溜进城市，低着眼睛，匆匆从一个墙角走过，有人会认出它是狼吗？

在它这个位置，隐隐能听见酒楼里的喧闹声。

一个薄嘴唇的女孩在叫：“新娘怎么还不到呀？我们都想看看，是什么人俘获了撒尔幸这个帅哥！”

胖司仪说：“应该快了吧。”

红发青年说：“再晚的话，就成午夜婚礼了，那才叫与众不同！”

胖司仪说：“刚才撒尔幸来了短信，说下雨不好走，喜车堵在路上。”

不甘寂寞的绿发青年又说话了：“哈哈，不会堵在玄卦村了吧？”

玄卦村在西郊，颇有些名气，因为那里聚集了一些外地的流浪画家。玄卦村离这里太远了，因此，很多人都笑起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两个司仪听了这句话，脸上的微笑都僵住了。

雨单调地敲在窗子上，声音是这样的——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。

望出去，外面黑糊糊的，看不到对面那条野狗。

卅（二）

把婚礼放一放，现在讲讲昨夜发生的一件事。

像所有城市一样，西京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——

很多生意成交了。很多合同签订了。很多企业倒闭了。很多工人失业了。很多人恋爱了。很多人离婚了。很多人进入了这个城市。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城市。幼儿园很多孩子得了小红花。医院里很多人死掉了。很多交通事故发生了。很多狗咬人了。很多罪犯被逮着了……

我讲的这件事，有点奇特，百年不遇：

在西京东郊，有一片高级住宅区，叫“玉米花园”，是别墅。北边，挨着威虎山——这个威虎山不是《林海雪原》里的



那个威虎山，只是重名。

此时，天上的残月细细的，弯弯的，挂在西北，颜色猩红。

19号别墅是最里面的一栋，两层，砖红色小楼。

里面有个人，在上网。

房子里没开灯，电脑屏幕的光射在这个人的脸上，像蒙上了一个绿色的面具——那是一台乳白色电脑，PC配件全部整合到了显示器内，超薄。

他QQ的个人资料上写着：伏食，男，24岁。

其他空白。

伏食不是帅哥，不过长得很男人：寸头，肤色有些黑，四肢强健，牙齿坚固，眼神凌厉。

这幢别墅是金像影视公司总经理米嘉的——伏食是米嘉的助理。他和这房子，都是米嘉的。

他在等一个人。

金像影视公司有一个网站，伏食在这个网站的“午夜论坛”里，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的网名叫“目分目分”，是个恐怖故事爱好者，来自江苏北部农村，目前在西京大学读书。

他们聊得很投契，不知不觉开始了网恋。

文字就是他们的身体、眼睛、嘴巴、心灵。QQ是他们的幽会场所，他们用文字拥抱、交流、亲吻、彼此疼爱。

目分目分是伏食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个人。

似乎就是因为她的缘故，伏食喜欢上了这个虚拟的世界，就像干裂的嘴唇得到了一个湿润之吻。

今天，目分目分没上线。

网上有无数的人，大家在纵横交错地热烈交谈。然而，伏食没有参与，他枯坐在电脑前，显得十分孤单。

观望了一会儿，伏食站起来，去卫生间了。

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他精神了许多。回来，正要坐下，却停住了——鼠标怎么掉下来了？它悬在空中，一下下晃荡着。

这其实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。

然而，伏食没有多想，他弯腰把它拿起来，小心地放在了宽大的电脑桌上。动了动，屏幕上没有她的踪影。

他叹口气，用键盘操作，把电脑关了。接着，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准备睡觉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甚至听不到蚊子叫。

米嘉在公司加班，不知道今夜她还回不回来。按照惯例，此时她应该打个电话。

手机响了。

伏食接起来，里面没有声音。

他低低地问：“哪位？”

过了半天，话筒里才响起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，她似乎在压抑着心跳，“你好。”

“哪位？”

“……你猜。”

“目分目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对方惊讶了。

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认识你。”伏食认真地说，感觉不出他是在开玩笑。

“你想不想……和我见面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威虎山。”

“东郊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哦，那算了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太远了，我在西郊呢。”

“没关系。别说你在西郊，你就是在西方，我也飞过去。”



“嘻嘻，要是我在西天呢？”

“同样没问题，我……爬上去。”

“那你来吧。”

“具体在哪儿？”

“玄卦村。”

挂了电话后，伏食看了看表，10点零几分。

他穿上一件衣服，匆匆朝外走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住了，慢慢转过脸来——那个鼠标又一次掉下来，悬在半空中，悠悠地晃荡着。

他不再搭理它，关上灯，一步就跨了出去。

黑暗中，那个鼠标渐渐不再晃荡，阴冷地吊在那里，像一只不怀好意的蜘蛛。

二、玄卦村

印（一）

一辆黑色宝马轿车，披红挂绿，在黑暗中开来。

这是一辆喜车。

不寻常的是，喜车的后面，尾随着两辆警车，红蓝双色警灯在雨水中闪烁，很漂亮。

那条黑暗中的野狗，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，猛地拧过头去，定定地看。

黑色喜车开进了酒楼背后的院子，警车一左一右停在两旁，跳下四名个头一般高的警察，他们各就各位，四处巡视。

酒楼里，瘦司仪站到演出台前，庄重地说：“各位，新郎新娘到了！”

大家开始鼓掌。

瘦司仪继续说：“不过，今天新娘有点不舒服，请大家谅解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新娘出现，掌声渐渐停下来，大家开始四下张望。

终于，胖司仪“哗啦”一声拉开幕布，新郎和新娘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——新郎抱着新娘，从后门一步步走向前台。

撒尔幸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，打着白色领花。

红绸新郎花别歪了，斜斜地挂着，好像随时要掉下来。

他身材高大，面庞帅气，皮肤细嫩，眼神清雅，一看就是个富家子弟。也许是张罗婚事太累了，他的脸色不太好。

新娘僵硬地躺在他的怀里，一动不动。

她穿着维多利亚式复古风格的婚纱，装饰着珍珠和蕾丝，充满梦幻色彩。雪白的婚纱长长地垂下来，随着新郎的脚步，软软地飘摇着……

除了胸部平平，这个女孩的身材很完美。

只是她戴着面纱，大家看不到脸。

新娘怎么了？

大家交头接耳起来。

薄嘴唇女孩心直口快，小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是不是……植物人呀？”

旁边的人用胳膊碰了她一下，继续观望。

撒尔幸站在台子上，朝大家微微鞠了一躬，强颜欢快地说：“天要下雨，我要娶亲——这么晚了，还劳驾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感谢了！”

大家安静下来，鸦雀无声。

撒尔幸的双腿在微微抖动，他朝上颠了颠新娘，又说：“今天的婚礼，没请什么主婚人，只有我的两个兄弟做司仪。”

胖司仪和瘦司仪分别朝大家鞠了一躬。

撒尔幸继续说：“而且，也没请证婚人——按照习惯，证